

山

書

山書第十一卷

召對記注

崇禎十一年正月諭以後凡遇大召對准史館四員紀注如聽聞不真勿得臆傳仍呈閣閱正進覽

議吏全俸

諭戶部各官俸祿養廉之需祖制原屬優厚適以折給過多遂致數薄着將各衙門官俸詳查原額若干該銀若干折吏數若干合照額全支何項可以處補逐一詳

晰條例具奏

行大統歷

諭禮部欽天授時大典奉旨畫一該部何得一味轉移
這歷法着遵會典仍舊行大統歷如交食經緯晦朔弦
望因年遠有差誤者着張守登等旁求參考更正李天
經等議叙郭正中赴州任將所樂魏家乾魏文魁等歷
過保稟查給都着回籍

司犯下獄

二月諭錢局孔幣原奏有據也且多開弊竇發露乃族
胥駁訊竟不恪遵安云事雖可疑恐無虧溢徇私輕擬
該部職在問刑毋以別衙門推諉鄭三俊熊經法官飢
法路方璽委曲庇奸如此陰謀蒙蔽巧行欺枉深可痛
惡俱着革了職法司提問 南右通政徐石麒遽入賀
到京拜疏救之曰臣偏員留京奉牋入賀開闕馳驅顧
瞻周道見大江以北十里旣脫載輔以南三時不雨澤
鴻滿野量壑幾半入畿以來知我皇上精心容禱仰格

玄穹而雪不封條雨不濡軌竊意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天道太工而不及下濟法不得雨地道太卑而不能上
行亦不得雨茲之亢旱意者望上威名峻極臣子奉職
無當漸成金匱之形致有鬱攸之應歟正欲以博德緩
刑霽顏納諫仰塵天聽然後陞辭乃本月初十日伏見
刑部尚書鄭三俊奉旨提問下獄臣旅次驚聞未詳本
末因思三俊受恩崇朝致位正卿皇上授以執法之官
分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宸衷自干嚴譴此必職業所

係輕重之間出入有負皇上之任使者雷霆所及斧鉞
何辭既又伏而思之三俊昔事神祖歷著勞勩迨事皇
上亦已十年于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
標清省臣親見其為南戶部時力忝不職司官清釐錢
糧蠹窟皆風蒙望上鑒知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首頓
異一至于此恭繹抄傳之明旨真有不能不責備于三
俊者惟是朋謀勝敵巧行欺罔為人臣者有一于斯當
膺顯戮三俊雖老而老諒其性植孤忠不敢出此今為

司寇僅僅散衣一篋爨烟不繼下理之日奸胥弊役酌
酒相賀羔羊素熬之風尚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往
後移會似屬推諉罪誠有之至于朋黨欺罔臣敢剖心
代明以祈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
卽因服東身自拘司敗舉朝動色行路吁嗟謂此亦曾
脩皇上股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犴狴譬諸火
馬曾不得蒙帷蓋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嘗之與
有當亦拊心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滿時人

皆以得進勛階為榮而三俊獨以流寇未殄為愧乞身
再四遠巡歲餘不蒙俞允懼闕考成甫就道向令此
時得蒙望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為三俊者今日尚得
與田夫牧豎歌詠太平優游耕鑿豈不為熙朝優老域
事高尚美談而竟以遷秩之隆恩釀觥法之罪案三俊
之辱諸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也且自皇上御極以
來先後諸臣履丹書者至于圜扉為滿即使其人盡皆
兄協幽陰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召地變而既問擬惕

于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于刑期無刑之意竟何當焉書曰與其赦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于過小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欲順風旨以鉅獄為能事以鉤棘為精神而反負皇上法天慎獄之本意矣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回榮曠蕩無期累臣未達祝網伏乞皇上念三俊砥礪畢生過誤一事得從釋係以榮優容或姑許在外席榮候訊俾國法凜然

仍無妨于國體君心迴照即仰合于天心臣即受出位
妄言之誅彌彰皇上轉圜從諫之美矣上傳旨朕以渺
躬仰承天命君此萬邦所與共治天下惟爾文武諸臣
或股肱心膂之司或爪牙耳目之寄誠能謹守祖宗成
憲各天靖共副致太平有何難事乃數年來災變頻仍
中外交訌財用空匱民生窮蹙綱紀凌夷風俗頹壞固
朕涼德所致爾大小臣工亦安能辭責良以官貪吏猾
賄賂公行欺蔽成風恬不為怪舉劾顛倒賢奸錢糧肆

意侵邪刑名任情出入即如鄭三俊一案屯丘牆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乃欺罔推諉巧為彌縫屢奉批駁執法愈甚寧負朝廷不負私交寧溺職業不破情面若果公忠執法之臣朕方求之不得豈不保全愛惜何忍摧抑但念無贓賄姑着他回寓聽擬以後文武百官都要洗滌肺腸痛加警省同心協力恪盡職業共致太平則朕之至願倘執迷不悟仍蹈積習國典具存勿貽後悔

特諭

查覈錢糧

二月諭軍興旁午國用莫支惟戶部賦司天下錢糧兼
連年議增許多條款若使一一盡歸實用何至處處動
呼庚癸無奈頭緒淆雜叢奸莫詰收支牽混積弊滋深
況小民原鮮逋欠官吏儘多侵那與其分外搜括徒滋
奸宄不若額中清釐免撥窮虐然核內蠹必查外蠹清
出數項釐入數兩部都察院吏科即與科道中公舉有
心計無情面者二員令專司其事一面會同行文各省

直撫按司府着自崇禎四年起十年止凡該舊餉新餉
有額無額正課雜課本色折色鹽菜賦役贖罰雜項但
自一應起運錢糧及扣抵減存民運經解等項責令條
晰開註某年某項完過若干解過若干實欠若干後又
補解若干某年月日解官解役某人批解若干某項未
經批收州縣造冊徑申撫按即將原冊類解不必往由
司府造冊徑投該差科道不必經由撫按造冊必官親
核勿憑吏胥顛倒款項務從實開寫勿替他人彌縫不

許以彼項牽入此項以無額牽入有額不許以侵那指
為拖欠不許以未解飾為已解如州縣已解司府而司
府那移隱匿或司府已有批收而京邊底冊不載又如
起解本色而年月數目不合或假印札或洗批匿批或
有批無銀或賄改分數種種弊端言之不盡務要推類
旁搜澈底磨勘各鎮餉司收支四柱并看按年按款一
體據實造投俱勒限去以上并報規則敢有泛視故違
或借口造冊故將應解錢糧沉延者俱即指名叅究仍

一面先將部中各冊悉心詳查通以入數對出數將完
數照文數入數既明出數預求看落完數已確又數亦
預督催如錢糧清楚有裨國計即作獎官更可免深求
該差科道但要絕私奉公勿負委任如事不竣而早報
竣則從優論叙若畏徇容隱苟且玩延或事未終而誅
推却必從重處分再查天下錢糧存留者多當此邊腹
多故需用緊急除軍餉宗祿外還看先儘起運酌緩存
留有善奉行著亦准獎叙該部院并與敕行特諭

改御史為總兵

二月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為總兵官鎮守河南

東宮出閣

二月御史謝秉謙疏言伏觀皇太子以崇禎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加冠二月初七日出閣一切典禮斟酌損益咸奉宸翰裁定以端蒙養而成聖功者深矣皇上祚乾坤健每以嚴明行其仁愛于文臣則級已盡而虛降于武臣則罪莫大而許贖于兵荒地方錢糧強半分別蠲

緩德至厚也乃吏宜飭而仍玩民宜撫而仍困警之琴瑟不調當必解而張

慶典告成之日下詔更始願將文武各臣降級貶罪兵荒地分緩適某年某年錢糧盡行赦免自崇禎十一年二月初七日為始文武職官有犯實行降黜提問一掃營徇葛藤兵荒之地錢糧勘實分數徑免盡除緩帶名色示望太子以惇天精明實政其在臣民之被澤者無不仰重輪之照沐少海之波矣

中飭學政

二月諭昨據詹翰諸臣面奏省直試卷多係假偽小學
久頒迄今尚未舉行殊屬耽違爾部自行申飭以後歲
科考畢即將原卷起解有謄改遲延者叅究各考試卷
俱要小學一篇有仍前不遵者叅究朝廷倚任部科如
見弊即究雖有不肖豈無警惕不得套飾相沿違者並
論爾等戒之

清公學臣

二月御史吳桂疏言臣有學臣積勞已久一疏舉提學
僉事承繼咸清公自勵學行兼優例應遷擢此非臣之
私言乃通國之公論也繼咸奉勅督學山西俸歷三年
歲用兩考臣耳而目之久矣赴任止携一二僮僕行李
蕭然不異儒素其居官清執不阿抗直自遂謝絕干牘
所孰皆寒畯名士損學租賑殘邑貧生聞揚節義修葺
先臣魏允貞所建書院課士作春秋開元魁甲出其中
臣疏所薦字字實錄上自藩王下迨士庶人人知之入

人能言之聞按臣時對人言大收遺才本院批呈送考
學臣不考則已又從而降罰之目中無本院又曰十五
日三司同見出語相侵若不具奏有何顏面臣竊以考
事提學專成未可侵奪言語一時小過何難優容而不
言按臣恨之入骨且列款糾之汙以賊私矣通學生員
朱善等宗生朱求我等新中舉人衛國祚等數百人屢
次具呈僉稱學臣剛直正道難容又稟稱按院承差快
役五六輩鎖繫學道吏書等役鍛煉之以成獄如公道

何令省輿論如此昭昭在人耳目臣亦未敢盡言夫雖
咸一人之身耳臣以為清按臣以為貪汙致令是非顛
倒賞罰混淆其關係朝廷勸懲甚非渺小名義至重鬼
神難欺一時之喜怒易動潛夜之良心不泯今雖成逮
京究問窮勘到底貪廉自見勿但究問其款中之事與
人也若衡靈方矜復命按臣提究在京既無懸生之法
在晉終有文致之嫌不如一併解京俱下法司從公訊
實伏乞勅下該部將按臣前疏與臣之疏并行核勘則

公道昭而人心服矣

獎廉示勸

二月戶科給事中牟朝薦疏言臣觀邇來人心亦多知所後醒如督臣盧象升撫臣孫傳廷清心核花一歲遂符數十萬餉按臣高倬可潔已釐鹽一差多解十萬金其餘因地輸助因事急公入懷萬紫廣纖羔羊素絲之風只暮遇之而不謂有以墨聞者豈人心之終不可格乎何維新之治若此其難也臣愚以為懲貪之法雖

不厭嚴而獎薦之道尤當亟講是以古之帝王不汲汲于求不肖者而斥之第孜孜于求賢者而用之蓋懲一人而有不能盡懲者尚生僥倖苟免之心獎一人而化令不及于獎者咸懷愧怍之念奮勉之志在肯伊尹舉而不仁速則知賞之為難固有投于刑之為威也臣謂廷臣中清理時著者或表之簡在或興論所共推皇上雖未必不心識之而群下未喻也祖宗朝有手書其名者有袖金以賜者故人咸感奮願皇上實做以此意拔

一二人優異之使班聯大小皆有以知聖意之所向有不自爭濯磨者誰乎外吏君廉其恩澤及民尤為親切
諸皇上勅撫按于所屬中各舉清介特聞者一二人不得僅作循卓套語第實著其一塵不染之狀若何務在深得民心允協公論一如先朝故事賜以璽書束帛榮之或加秩賜金以久任之使薄海成風皆有以知聖主心之所求而不自厚砥礪者誰乎夫勸導神則靡厲速教化行則風俗變雖此日時事多艱必需通方應變

之才始足以集事然賦才在天不可學而至者也立命在人可相觀而成者也是在望上一鼓舞開將見廉恥道興苞苴弊絕清議重于名教衮黻畏于大廷然後從此中求才乃得真才無有賄賂市交與援炫譽者矣

江西弊政

二月江西巡按御史邢紹德疏言竊惟則壤成賦者厚下之仁急公終事者戴土之義凡民有心孰敢背違臣初入江右即察江右之風以為土瘠民貧俗醇事簡士

民有恒心無越志有賢行無所思其君子講學明倫以
道德仁義相砥礪矯烈而失忠貞其小人安分知足以
農圃生涯相勸勉自愛而重犯法天下之元氣存焉清
議出焉豈其不用于急公大義而遺親後君也乃細察
所由實堪流涕俗漸趨于奢矣人漸近于頑矣惡棍假
宗旣有凶黨妖民當主到處生民加以年來貪婪成風
州縣絕少愛民如子畏天明威者正額之外復有額正
派之外復有派火耗加矣又以馬站加添搭加矣又以

酒筵加種種名色追呼皆設骨擊髓民是以見青衣里
正搶地呼天無所控訴也煮以署印之官計日為年打
算扣留那移關支不顧正餉歷年既久混淆多端更吾
閃爍旁漏愈多正額難清察矣夫民工父母下妻子斃
斃八口胼胝三時至有秋告成竟不得一飽以樂室家
夫安得不逃夫安得不盜乎瓶罍罄竭兒女鬻賣存者
有形貌而無精神有親恩而無情色尚有奸究細人積
年老猾交通衙蠹結連里甲影射飛洒那移乾沒百姓

已納十之五而起解免無十之三尤令人裂膽摧肝無
可奈何為今之計惟有嚴懲貪黷一節足以清本澄源
要莫亟于親民之州縣令矣如能居心似水持法如山
不加火耗不取罰贖不行攤派不折稍礮不誣奸盜不
賣人命不傾富室以催科為家政看緩急為調停要歸
于為民請命為國儲餉如是而令有不行禁有不止期
會有不應者臣不信也萬一性頑難化積習難返勢要
抗違孝廉撓阻富室包攬監生青衿詭寄飛洒指名申

臣衙門具跪入告即處以如律之法俾臣得借天寵靈以洗滌貪惡激發士民心志斷不敢令欺隱之徒猶或縱橫無已心也臣天心不辱君命不屈心于強禦不繞指于面情不敢通一字于長安要路甘受勞怨修明職案如不能實心任事庇護貪婪乞皇上先處臣以曠職之法而後及司道府官與所宜處者庶幾大小相戒防維相成百姓急公之義可激江右仁義之俗可興矣

士先德行

三月兵部主事黃裳言疏言伏惟朝廷所以取士者有鄉會兩試而所以造士者有科歲兩考若科歲兩考所錄皆端人則鄉會兩試所得自無敗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請自今學臣考試先令通邑紳衿耆老公舉詣自三十以上有能盡道惇倫有為有守究心經濟步伍先民直足當賢良方正者臚列實際郡邑勘覆申報學道臨考將試卷另編字號取其文理平通者居第一等然後以其餘文藝優長者居第二等凡解部試卷必

須填寫實跡居前文章不求華富但取明理為主自是鄉試場中將一等試卷另編字號先儘文行兼優者中完然後以其餘文藝優長者湊足解額之數如是德行文章兼收並進則忠厚正直出其中即經濟學問亦出其中豈不收賢才之實用也哉至于掌教之官尤為育才之藉似不宜以日暮窮途輩處之歲貢自六旬以上免其赴京廷試即令冠帶榮身仍即以科歲一等文行兼優者挨序取補由是鄉貢科甲盡屬穩行之選而塗

徑俱清行之既久人相爭為孝弟仁讓忠信廉潔之事
廊廡之上有不雲蒸霞蔚精白永休以成至治者臣不
信也

編遣定例

三月諭兵部編遣事宜以二千里為附近以二千五百
里為邊衛以三千里為邊遠其極遠烟瘴以四千里為
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拘親鄰取結滋擾如有
痼疾衰老不堪荷戍准發口外為民

表白清臣

四月御史葉初春疏言該臣于本月初二日有欲作敢
言之氣宜寬言事之罪乞賜召還建言誣誤諸臣以大
闢言路事一疏本月初十日奉聖旨建言諸臣已有旨
了曾櫻謀陸獲賍有據何謂隻字不入長安葉初春着
確實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職聞命自天不勝惶悚自惟
作令不藏亦知按獄引經據賍定罪以申國法曾櫻謀
陸見有賍據曷敢為之辯惟是櫻之磴磴自好蓋已

有年非特職一人知之其在鄉則有鄉評在官則有官評夫固人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櫻以四年署部出守毗陵嗣轉閩中監司已幾七載其清而且執歷數年如一日未嘗一移守長安毗陵閩中見有士紳俱在班行可問也職在閩與櫻共事者二載其檢約茹波一介不苟之概宛然可述亦灼然衆見不特職也尚有同官如原任海澄縣知縣今授翰林院副郎之祥原任安溪縣知縣考授河南道御史今降補上林院典藉許自表

見在爰戰之下俱可問也蓋者謀陞一節雖經緝獲實有贓跡可據真堪駭異但不知曾櫻有手筆與否或有家屬索金而至者否今已奉撫按提問之旨想旦晚間可詣棘庭其贓跡所自來與贓跡之誰交誰受見有一千人等自當和盤托出如果出自曾櫻之謀也是櫻為兩截人而晚節之不終也其自喪生平自干法網也如不出自曾櫻之謀也是誰為曾櫻作此犯法事而排金以自累并累櫻也其李代桃僵為人干法紀也是職所

為不得其解而大可駭者也職為皇上耳目之官風聞
言事猥以時事之可異而噴陳焉望皇上並發該部研
究根因直窮到底庶謀陞無隱遁之情形朝廷有必行
之法守總之硃硃自守者曾櫻之素也是職所能據實
以聞者也謀陞獲璫者今日之事也亦職所竊疑于中
而不敢不以聞者也白璫既已有據國憲自是無私我
皇上濬哲如神幽靜畢照諸臣奉旨訊鞫亦必願求其
核其孰敢于日月雷霆之下無毫隱徇故為出入于其

際而職敢為之辨哉謹遵旨回奏疏入曾櫻逮至下獄
上令其在寓候訊後訊明係鄭芝龍重其清苦潛為營
陞櫻不知也芝龍上疏引罪上命曾櫻復職

罰贖大害

四月簡討郭之祥疏言大學一書上自帝王下迄臣子
有不幼而誦之者乎首曰明德即曰新民竊以新民之
義必止煩稱而難盡而傳只引無訟一事遂括新民之
本臣初疑之及一行作吏五載閱歷始信公之為禍烈

聖經所稱為弗誑也皇上倘不信民受訟之害但聽臣
指陳官吏取訟之利臣知皇上必有惻然動念將來立
置天下于無訟而後快于心者今自一訟而言之下自
縣而各府各廳上自各道各司兩院公私費用每官每
年合之不下數十百萬有絲毫非取之詞訟紙牘者乎
不特官也已上各官之衙役各役之俯仰合之又不下
數十百萬有絲毫非取之詞訟常例者乎故斯民之窮
至于今時可謂已極鮮不由此或曰賦重而急相促使

書

卷上

九

然而臣恒曰非也臣曾察之原籍再詣之任地從未見
百姓有因朝廷賦稅為破產者何也朝廷賦稅原從地
起始有賦始有役原不至于厲民即地間有荒旱丁間
有逃亡之不齊恒就一邑約略而言其間虛丁虛糧者
百中之一二耳得一聖明之宰酌量清核累猶有進猶
詞訟一事一被牽告中民之產數日化為烏有恒總民
間之財十分言之為國賦出者十之三為詞訟耗者十
之七國賦不可已是亦不可以已乎皇上如猶不信在

外受訟之害即以在內言之最小如兵馬司最細如縣
縣爭但一紙投入數十金之家頃刻可盡故奸民嘗借
為誣陷良民之資由此而上又可知也孟子曰古聖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伏望皇上由小
而推乎大由近而推及乎遠由內而推及乎外痛懲紛
囂之習立杜告訐之風將見無訟之化何難再觀所陳
大學之謨不託空誦矣

星月變異

四月月掩熒惑帝憂甚下詔修省兵部尚書楊嗣昌上
疏曰臣見邸報抄傳諭旨以火星未順青服減膳竊有
一二鄙聞寃聖懷于萬一臣聞月食五星古來變異而
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政事相感災祥之
所應不一其致今茲月食火星在于前月己酉納者屬
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己酉陰
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素廟成妃發引内外文武百
官祭奠郊圻白衣之會在陰宮已有其應無庸致疑者

一也當食之時火星觸月在于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
臣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惟是歷載是日火躔尾
十二度相距不啻萬里何為相掩者若果掩于八度當
戊申之亥何為己酉之寅將謂掩于十二度則火方逆
行無忽順行五度之理以此推之必月行見火而避有
將進將退之象其災祥亦可推也火留守尾始三月戊
寅既進而逆復始于丙戌戊寅丙戌者皆陽宮至于己
酉陰宮之日乃觸太陰入而不見斯為月食尾者蒼龍

之尾水星也火留逆之為守所以勝故觸月亦不勝而
為月食也時方黎明月遂西匿若其早尚當復見星貫
月而出火星貫月陰國亡其國貴人兵死不出五年國
亡宋人精義賦曰尾箕析木幽燕是稱溟渤碣石高麗
暨三韓之所盡自北平保定終北紀之所窮是則陰國
當之自有其應非臆說也且臣稽于古月食變惑不為
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
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建武戊申之秋呼韓大單于

歎五原塞事下公卿議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四
夷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以率勵四夷元復遼郡帝從之至孝明帝
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其皇后馬
氏馬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常衣大練明帝問畫功臣二
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
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與焉有唐憲宗元和七年
壬辰正月月掩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李絳推心

撫納結以大恩遠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戰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宋太平興國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惑至其明年興師滅漢軍駕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洎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全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以為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外當陰國聖上修德以召和若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 工科給事中何楷駁之曰臣日在外辦事伏觀聖諭以火星猶未順度仍青

朕減膳晝夜彷徨不能自已謹按熒惑自四月十六日
逆行至于尾八度為月所掩今五月十五已退至尾初
度漸次入心兵部尚書楊嗣昌有疏指陳詞甚可畏職
聞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德之動天桴鼓匪速致手疏默
顯而甘露斯零此其驗也三光變異各以類應纖緯占
候等書凌雜不法臧不敢贅談第稱述其可信者古人
皆言月變省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月何以屬刑以
日陽月陰陽既為德則陰當為刑也熒惑何以屬禮以

熒惑位南方主夏配禮又熒惑為執法之星禮失刑煩
數相舛勝欲措刑莫如崇禮誠欲崇禮莫先省刑今爰
書之煩極矣皇上軫恤冤濫諸所解網無一不快人心
頃熱審已竣部司所議矜宥止重犯數人而未結之案
先後累之誰復過而問之獄窄人稠皮氣鬱蒸勢必釀
成瘟疫深可痛也改會典熱審事例原有輕重囚犯作
速問理之條及出獄聽候之令今亦可倣而行之否若
勅令諸司定限一月內將見監各犯逐一審結以聽上

裁間有桑疾深重者勘驗得實量請保候計所生糧必
自無量且請自今永著為令凡內外問刑衙門但有留
獄致一季不結以至疲斃者罰治不宥蓋使人知生之
可重然後知刑之可畏知刑之可畏則為官者必共凜
于憲綱為士者必共明于小學為民者必共飭于六言
自此禮教大行而犯罪者益寡職株守經義以為消厭
星火之變或有在于是者若夫嗣昌所言則職不能無
惑者孔子作春秋災異不書事應今嗣昌縷縷援引者

出何典記如探其立言本心則路人或群指之矣引建
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
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
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永平二年一
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意所指斥安在且前
言后妃後宮陰宮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何為者耶今
火漸次心心為明堂其前後屋皆子屬誠恐瞽史細人
踵襲游談妄肆黃鼓職愚欲乞勅下解事衙門嚴行訪

禁如有犯者即治以妖言惑眾之律昔宋景之時焚惑
在心景公一出善言立徙三舍以敬天法祖如我皇上
葆中和之德行寬仁之政月且重輪星自循軌邸僑曰
天道遠人道邇職臣忠愛不憚盡言

拜颺新政

四月給事中聶正宸疏言臣入都旬日見鈐臣田唯嘉
逐矣輔臣張至發罷矣道臣曹櫻釋矣神明不測迥邁
等夷而追維臣一載以內皇上治符堯舜蓋吏不勝盡

書也勤恤庶獄清理株犯千餘而煩冤除矣出帑賑山
右減征發廩被火災等處而凋瘵起矣陳履謙張漢儒
殛而奸宄懲矣章先岳朱繼祚袁鯨屏而逆黨懾矣蜀
撫王維章逮延撫周汝弼易而節鉞清矣司寇鄭三俊
原而國體全矣補高攀龍誥授惠世揚官復袁繼成職
優容黃道周愬而忠貞奮矣教展親之誼遣使申誠而
仁義兼行矣惟性有成謀滅此朝食而邊隅氣振矣徽
音懿政臣從四牡僅聞一二舞手蹈足不知所以頌者

夏月御講元祖宗未曠典清問霽顏慮周軍國凡取將
禦選核兵餉等片畧主裁臣管窺皇上深宮燕閒祇上
帝攬太阿必獨觀昭曠務崇敦簡敦聖躬益清明聖治
益光大君如此何憂才外患何慮才內寇何畏才巧
言令色孔壬蓋從古求治莫用人若皇上誠廣推德意
自閭閻而下卿貳臺省部寺悉五日一輪對商確詢謀
咨令展給筆札具呈陳覽不合者隨時糾駁仰取進止
或事宜詳審人須確核仍集議朝堂斷自睿衷省章奏

之煩杜蒙欺之蔽士氣正振下情日通矣

飭行謚典

六月諭禮部易名之典關係甚重即應與謚者必確核品行心術如古謚法善與善字惡與惡字務使名實相符以示勸懲

失禮致火

六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奏稱本月初二日有安民殿災變突發之一事斯時臣正病臥在榻忽聞霹靂一聲自

西北起臣不勝戰悸扶病疾馳到殿見殿中房廊庫廩
一時盡塌梁柱椽桷縱橫山積管殿主事劉延謨腰臂
打傷壓臥在地不知此中密藏火藥何故掣空飛去致
該殿數年之辦造化為烏有誠今日以前所未有之災
變者也 戶科給事中章正宸上疏曰昨藥局被火殞
壞官民匠役廬舍無算因憶去年黃道周占驗非誣天
天道遠人道邇鄭不復火修禳有徵比新局災後望工
所為求贖空獄堯舜之用心也然火變洊臻天告曉人

明者深切臣憂心如焚中宵思過火于德為禮禮者別
 宜而從地意是庶臣議論并變職業曠溺禮教不修坐
 致斯也以禮使臣如皇上無可顧忌奈何不展布四體
 重報禮以幹王事臣姑臚其近者凡是非斷于朝美譽
 歸于主大臣何名之有又何德之避焉且皇上從未以
 沽名市德疑大臣也頃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則為
 是言以乞憐疑皇上甚矣是一無禮也史氏被恭侯訛
 初辨則曰時局再辨則曰時局夫今時何時堯舜在工

之時也明揚側陋漸有治微雖即終說殄行要亦放殛
威軌焉得以清時為愆斥稱無忌思藉衆口以汙聖治
是又一無禮也朝廷一番令甲一番私營非陳啟新循
任怨憤發抄恭則計處不謹之張樞若借城工復銓職
笑死灰然而天下謂考功之法可金錢贖亦可越俎謀
也是又一無禮也官有守如農有畔磨勘試卷係該科
職掌明旨煌煌今閹臣即僭科臣批抹雖展糾恭不早
所以據疏引陳願偕吏議秉躬待罪自量已審臣無庸

贊但慮六垣職掌散私尤而效之各徇愛憎且為隱蒙
首鼠漸亡紀也是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忠愛者尚謂
慨發罪已之詆宣布史館昭示內外何物李鳳鳴執稱
善言不可退星猶夫揮戈不可却日以史傳美諛儕諸
俳誕將今日聞災憂憫出內府金賑恤至意悉為迂濶
牙說者其首先應募故與正論矛盾雖不可知而抹殺
災異瞞調誣天是又一無禮也總之議論不清必無職
業職業不舉必無事功禮教廢頽類條例見夫以陛下

明兄誠深思天地之心近察群小之失破大臣之所疑
以定是非斥邪人之所僭以申揚過杜廢臣責倖之實
核有司徇隱之端以禁絕滯飲崇登雅正則赫赫大異
庶或消弭伏觀天子寬平仁恕千古一聖宜有瑞祥何
故致變變之興必由臣等臣故訟言罔諱仰望微中誠
以揆地事專邪說至毒計典至公守官至嚴修省至重
匪可私情曲親苟焉而已也語曰齊刑不如齊禮願庶
官稍省臣惡之言感悟大變著誠去偏勵精曰天災災

害之來未有已臣滋恐矣

閣臣稟擬

六月中書舍人陳龍正疏言竊惟稟擬一事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稟擬一事以盡厥職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當即違其事非可也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于兩者之間茫無定持而可低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才稟擬正為投誠觀理折衷求平稟擬果當雖偶值發改亦宜婉悉敷陳其事

的合如何天心至虛必能轉圜則稟擬之中具有成法
之道焉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
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樂期精詳其所以
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晚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
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
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
亦致詳致慎豈欲概翻駁初格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
報明確原格允行十固八九以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

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若指掌而不遁然樂從者乎
說命曰后從諫則聖皇上于羣臣對非時賜褒收况委
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
遺之難為力者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工
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為志可也
頃自行人司之剽倪元珙疏請閤臣票擬各自註名料
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
無屢違謂宜深體聖明發政之心求至是于初擬失至

誠于復養則諸輔品職各可自見而皇上亦得洞見諸
輔臣之能明良交膺庶事康哉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
恭臣以堯舜期君因以益稷期輔臣今日而再致責
難之說固臣所以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稱三楊
三楊當日惟以保舉眾才商確六卿為務如長院劉觀
貪士奇與榮勛去之而舉顧佐代卒為名臣自後楊一
清崔鑒共舉胡世寧掌院而諸罷原猷王時中賈宏亦
舉姚謨為兵部尚書總制三邊世宗即傳諭行不待部

推是輔臣之克舉其職者中外大僚時時仰贊廟斷固
非止票擬為司明甚而況或少曠于票擬之內其可哉
臣再惟國初罷中書省歷朝止稱閣臣欲其名與事相
符也通者閣員有缺廷臣章請恒借救下為名詳稽為
謨救者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心卿士也
與今推照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于眾舉皋陶伊
尹帝典曰使宅百揆于此泰酌其間因議定名自有攸
當或云選輔猶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接補俞往汝

諧之義也或徑云推舉閭閻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
名其實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本意并脩末議供採
納焉

杖母罪案

六月錦衣衛吳孟明奏鄭鄭杖母一案言查臣衛見監
犯人共三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一起係李望親家人
皆正在究擬例難保候其鄭鄭一起係崇禎十年二月
奉旨到衛前任鄭之有未經究問董現于本年四月接

管曾以鄭鄮病狀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鄭鄮是否
真病着責令調治速行研訊如致斃董珉不得辭罪該
衙知道欽此臣每進署即欲將此案審結據醫官馬龍
圖呈稱犯官鄭鄮久患癱瘓手足戰搖不能轉動復差
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刑訊難保無虞臣隨嚴批醫
官用心調治待其痊可究結去後偶一日會協理陸完
學謀詢鄭鄮病勢如何臣答以病尚未愈臣因問其杖
母事完學云若論此人負才名既藉門第倖做放肆以

得罪鄉邦死不足惜至杖母之罪非其本謀臣又云既無此事何以故輔溫體仁以此告人先學又云此事最爲可宥鄭父鄭振光家有箕仙能發人隱事一家崇奉凡有過失皆遭扑責謂之懺悔自振光夫婦至鄭鄭以下無不皆然不獨鄭母吳氏一人受杖也惟是吳氏受杖係振光之婢動刑想懷宿恨杖之太甚以致吳氏生疑杖時鄭鄭與父皆在其前不能求饒事則有之實非所批擊也協理係臣鄉信公祖與鄭同住府城知之必

真且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詢之臺臣王章所言與
協理相同臣因思鄭鄭罪案原在誤奉箕仙至于杖母
一事據二臣之言不係鄭主使則鄭罪不至死矣

又疏糾許曦曰查大明律開載強盜賊情必要贓狀失
主人命奸情必要奸所本夫非奸所得獲者不論臣叨
問刑之責不遵奉太祖定律而誰遵哉鄭鄭杖母之罪
乃發之去輔溫體仁而云得之吳宗達之口然宗達及
鄭之父母已死臣何能起九原而問之奸媳姦妹之事

發之在許曦云墮胎之醫見證之襁母并屍

此在現在之人正大明律所載之屍親見證也雖遠在江南不兩月可到得其人而一證之豈不痛快直截也鄧雖舌長三尺亦不得而展辯也此臣所以欲提取之實情也及奉旨不免不得不求發于出跪之人有何畏徇而亦以為臣之罪乎而謂臣父子拜為師生天下有是不情之事乎捏造至此恐拔舌之報許曦斷不能逃矣又謂臣差番役伺其動靜亦自視太高么麼小吏何

暇作此陟防想其黨類中有作奸犯科者惟人覺察致
先下此一着耳總之毗陵多賢者然敗類者亦不少依
附名義恣行朋害無非假公濟私若是果盡出公心則
其鄉梓見有縉紳大家子孫與父爭寵手刺其父幾死
者其死寧在鄭鄆之下何不亦出公疏糾討之為快乎
至謂臣父子招權納賄有兩大堂之謠臣受皇上重任
處極危之地衆目共窺方避權之不暇敢招權乎併望
皇上嚴勅嚴臣令其細行緝訪有則重治所甘心也疏

上諭旨鄭鄭忤親亂內淫逆異常許職等供證甚明這
獄供仍屬含糊衛護吳孟明藐玩殊甚姑看章了職候
旨另着司禮監掌印啟衛法司會審確招具奏及內外
各官職上擬辟命加等殊之

疏糾貪紳

六月南道御史成勇糾茂法受賄貪紳蔡要琛疏言廉
法為臣子之防居鄉為立朝之本今日民窮盜起固由
不肖有司敲骨吸髓而激之變亦多因不法鄉紳欺懦

庇惡而傷之心皇上軫念小民懲究豪宦屢旨嚴飭而
無奈廉靜風微貪黷勢盛地彌速者法彌玩官愈尊者
毒愈張小民不敢陳訴官司不敢上聞臣忝司糾劾倘
畏威避禍有聞不告何以稱執法而副皇上除暴安民
至意哉臣初抵南中即聞道路喧傳海寧欽犯吳中彥
父子一案奇凶異橫罪狀滔天按臣以執法被毒知府
以却金交恨而乃有不肖鄉紳原任刑部侍郎丁憂蔡
奕琛為之受賄關通打點出脫則大可異焉夫吳中彥

者爲惡巨富之貴郎而妄與有名之逆孽也殺人七十
五命擅侵盜引官布錢糧動萬其子吳微霧姦淫婦女
二十三口因姦致死七命傷人兩目碎人手足二十餘
件私刻牌票挾人私設水牢刑具繫人日有百數聲冤
詞狀類有千紙業經撫按入告奉旨提問擬斬矣而要
環受其重賄一刀擔承脅持官司包攬翻案違天敗其
奸中彥以萬金託獄官送知府石萬程萬程却之而立
刻申文上司提中彥之子吳微霧支吾不過當堂親筆

供出湖州鄉官蔡奕琛初事起得銀八千兩虞成過付
隨後令心腹醫生陳月坡和尚金臺到杭州監中來講
一應衙門包與出脫京中上下通身打點金臺同陳月
坡過付銀二萬兩知府據實立案而海寧百姓冤帖一
紙內開奕琛職狀行賄之人受賄之數與徵需口供不
相而合知府將口供冤帖一併申文撫按司道批詳在
卷中彥惡猶不悛獄中致書刑部侍郎章光岳冤民搜
獲天光岳過客中彥竊因何故通姦遂如心腹奕琛以

藉衙門而魚秘友力為囑託營求部覆其書現在又其一證也夫辟斬何法打點何事而乃以堂上之卿貳交通罪犯希圖展脫何其知有賄而不知有法哉聖明在上憲典森嚴懲貪而大臣之貪日甚懲惡而庇惡之黨愈滋身居九列紳邦具瞻者所為如是又何怪乎士習倒瀾民窮無告而地方所在有厝火積薪之憂也臣據實直糾絕無一字風聞影響伏乞乾斷嚴飭浙江撫按將吳徵需所供蔡要琮得賄數目及海寧士民冤帖一

紙并搜出中彥所致章光岳原書一一進呈則奕琛之
義法受賄怙威庇惡自無逃于聖鑒奕琛正罪而鄉紳
畏法地方受福所係非小矣得旨令撫按從公確查據
實速奏

閩員言職

六月諭吏部敕下不拘詞臣該部應力持慎擇何乃泛
濫游移着詳酌開列衙門官及在籍堪任者確推具奏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慎敕下之舉錄建言之臣疏云

今當海宇多事措注愈艱伏觀皇上憂勤惕厲旦夕靡
寧然殷憂雖足啟聖而昇平尚未猝臻此其故何也臣
嘗俯仰思之蓋治道雖煩擇術至約其要在于用人聽
言二者而已況夫表率之地有登一人而可當千百人
之用者風厲之機有餘一言而可收千百言之用者惟
望皇上加之意焉邇者肅清政本慎重枚卜蓋毅然欲
與天下之豪傑圖更始也臨軒咨詢親擢言官蓋毅然
欲與天下之忠讜集嘉謨也海內喁喁以為風雲之感

應極神一德之應求不爽今日者必得公忠幹濟若而人以用之矣敢言直諫若而人以用之矣乃臣循名責實因往知來而不能已于芹曝之獻焉請得而臆言之自竊位輔臣溫體仁等或陰狠而刻忌或優柔而佞食以致賢奸之用舍日淆海內之死生轉戾蒙皇上洞悉其狀姑予斥免中外一時稱快亦可見人心之同矣方今枚卜之典已舉猶廑聖明廣諏確覈真監前毖後之至意也伏乞皇上離明獨照將前後開列諸臣合之平

昔講筵召對時意中之所物色及一時衆論之所推許
得真品焉以副簡在斯不負救時之望矣臣所云按席
登舉宜慎者此也自邇年以來例爲借才之說典臺省
一時短氣故入同仗馬口類寒蟬致蒙皇上屢以失職
詰問足令人臣愧汗無地矣幸今言路宏開疑忌盡釋
真才載一時也然起廢之明綸久霑銓衡之故事猶稽
豈所以風侃諤而愧緘嘿乎而更有身無言責志在效
忠薄處已可礪狂愚而轉圜遠足徵聖德此當詳確開

列以候上裁勿負瞻顧起見以滋掛漏臣所云建言錄用難稽者此也凡此兩端實關治要惟望皇上「一在慎重其始圖」「一在鼓舞其末路獲真才而收實用何憂天下之多事哉

考試閣員

六月御中樞殿召部寺坊院官考試閣員手書黃牋示諸臣曰年來天象頻仍今年為災甚烈且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將謂主兵耶方今正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凍

斃人畜將謂遍地耶然時已入夏何所致哉朝廷托耳
目腹心以致累尤易起直枉難分何所憑哉歎限屢違
迄尚未減蠲分則勅局更張再寬則功令不信況勅兵
議撤分應實難違餉久多踟留未已民貧既甚正供猶
難使利旁出如火益熱至于重利而撤分豈忘公近名
比私即有清謹操守者又自傲視遂非必也俱令廢置
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必能體國才足匡時其悉心以對
命閣官劉宇亮傳冠進文淵閣大學士薛觀國陸禮部

尚書餘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嗣昌戶部尚書程國祥俱
改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工部右侍郎蔡國用
俱陞禮部尚書大理寺左少卿范復粹陞禮部左侍郎
俱兼東閣大學士都着入閣與首輔劉宇亮等協同辦
事嗣昌仍帶管兵部事嗣昌入閣時傳借刀內援禮科
給事中張希夏疏謂考試諸臣于語言文字之外別有
精神夢寐之緣等語奉旨朝廷擇輔原從詢考裁定何
云別有因緣希夏妄為揣摩殊屬誕肆姑著回將話來

越日具奏謂從來自古聖主賢臣精神自相感通如黃
帝之于風后高宗之于傅說往往夢寐得之我皇上慎
簡諸輔誠在語言文字之中至于精神玄感速駕帝王
寶出語言文字之外尋奉旨罰俸一年

清仁之旨

七月少詹兼侍讀學士黃道周疏言臣聞下士而享要
道逾于太牢福夫而被至言榮于文繡臣少而恨不得
登洙泗之堂老而幸即觀勛華之澤自前月十八日臣

依然會心冰解凍釋謂自精一垂訓而後古今儒臣未
有與領奧妙如臣今日者也臣是日從諸臣後數言略
舉天人之義粗引精明之旨初無所中于要會裨于治
化至煩陛下特達開喻以為清任和之清乃學者造道
之基知仁勇之仁乃聖賢完德之局臣退而服膺思繹
此喻飢為忘食疲為廢寢蓋自古帝王與諸臣上下議
論文望之力行仁義仁宗之心存忠恕未有洞徹簡盡
一至于此也又自諸賢論道以來始基造詣各有其方

先儒之言止言修近儒之言民言靜自孔門而外未
得其次序究其始卒若聖諭所云者臣自揣窮愚得天
者淺至今日乃獲披雲日而觀富美有以邇工古之傳
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維宇宙之治化臣自是
是矣臣當日即當有所聽言猶恐人謂臣蓄之不深言
之太早今既逾旬矣臣思古今學者皆可以為聖賢所
惑造道不力于樹基古今聖賢皆可以為堯舜所惑成
德不收于完局造道之始不本于清雖言修言止言良

言靜終有曲謹之蔽槁寂之非完德之終不歸于仁雖
言知言勇言武言明終有權謀之非霸術之蔽夫使人
主有霸術權謀之心人臣有曲謹槁寂之事則天下之
治者必歸于亂亂者必不可治泰者必歸于否否者必
不可泰而挽回匡持之說皆已矣陛下今日妙啟道心
選言顯示于爛兵燬餉之中以此精神于荒屯散鑄之
外宣玄肯綮欲使天下後世之為臣者皆以清為本清
則其性情清學問亦清好惡清賞罰亦清衡鑒清流品

亦清倫叙清紀綱亦清因而清之四方之流氛濁塵寇
攘奸宄無不清者清則何物可做何非可遂恐其歸于
曲謹稿寂而已而陛下又策勵之使其當任則任當和
則和則是天下更無有不任事不和衷之清也必使天
下之為君者皆以仁為歸則其生賞仁殺尊亦仁容保
師錫仁流迸放黜亦仁因而仁之四方之湯火塗炭愁
嘆離離亦無不仁者仁則何功不集何利不溥恐其離
霸小康不詣于純王而已陛下又策勵之使其合勇于

知合明于武則是天下竟無有無知能無勇功之仁也
所以然者清為天之淑氣君宜專受之而分以與臣臣
又澄澈焉以佐天明之用陛下宜惡為臣者之不清不
惡為臣者徒清而無所補于君仁為天之本心衆所分
受之而獨以與君君又翕聚焉以立天明之體陛下但
慮為君者之未仁不慮為君者徒仁而反無以御其臣
子思子為仲尼血孫一生以誠明為本誠出于清仁出
于誠誠立則明生體清則仁立是皆上天之精神即為

聖人之妙用陸下既以洞達精微舉而行之則正人心
以汰邪說以鑒別人才以澄清天下何難之有仲尼之
論陳文子清而未仁惡其不能強諫養亂潔身至于夷
齊仲尼所謂仁者孟子直以清當之是則聖賢所至天
下可知矣無識之士挾其權術以濁亂天下栩栩見多
自聖人聽之何足以當糠粃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
民者也堯舜之君極于欽明堯舜之臣極于寅清惟明

惟清天下歸仁臣既以親聞堯舜之言親觀堯舜之心
尚未敢有隻言弼直以成吁咈之謨則又何貴于寤寐
委牖守先待後者乎宋臣李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
與暗二者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而推之可進
于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暗而推之其惡有不可
復言者如李綱則可謂知道也今天下尚可治人心尚
可收人才尚可求以陛下之清明宣昭道化本至誠以
御天下擇賢才以成功業強勉力行大則三年小則期

月昇平可致也諸雜霸雄謀用之一時非久輒敗何所
當于道化而收之至于諸臣淑氣已分聖學未脩或有
偏至之人偏存之論不妨包荒以熙帝德誠無取于遜
心矣違不求諸道而已也臣稟衰薄僦居湫隘冒暑執
事不間朝夕遂成血滯恐遽奄忽不能以面稽至道開
繹精微猶憶召對所陳卑不足錄倘附記注使後世史
籍得觀聖王學問之精以及微臣聞知之實紬繹無窮
雖文繡太牢實自謂過之臣死且不朽

爭執綱常

七月少詹事黃道周糾楊嗣昌不守制疏言臣觀古今
治績其典章法度雖受于先王詎不敢改至于事窮理
極亦因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係為臣教忠為子
教孝垂憲萬世本于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
不過其門兵革鑿凶時出戎右不施于士大夫宋時武
弁如田況岳飛皆累乞終制太祖以劉基宋濂惟惟之
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年以

遑事孔棘起楊博于宣大還翁萬達于本兵然其將楊
博且禪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
栖遲不十日黑衣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蓋自
是非終夜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勲名是
後七十年士夫守法避鄙亦無事天啟末年袁崇煥冒
起于右屯崔呈秀醜顏于樞府身旁奔鎖貽咄西市去
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推營後嗟乎天下無
無父之子亦無有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

比之張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
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
其吉服應召疑以終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樞已密兩年
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乃顛越至此自有嗣
昌而海內無行家垢貽禍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報節
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已省躬以
禮樂忠孝治天下遇有小小災沴輒減膳徹樂素服避
殿以勵群臣所以然者陛下為天之子也天有運行三

辰不辨猶之父母溫清不寧則人子為之引痛不擲不
沐不食不寢以俟父母之平復陛下之減膳徹樂素服
齋居所以教孝也又況于為人臣者其家父母不幸委
棄而儼衣冠擁輿從飛揚暗吃抗顏僚友之前此豈人
理之所應有也乎今宣大督臣盧象昇又殞載塋不視
含殮椎心飲血以俟奔喪而廷臣動推潤遶雖移之人
以緩其事臣見邸抄象昇所請附近撫臣權攝其事于
理可通今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

推則是聞喪者亦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
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
經星辰凌犯燁氣違和尚下詔求賢引躬克治明示天
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禮樂刑政所從出毫不可替
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彼此相煽以玷陛
下仁孝之治干天地經常之常是不宜使天下聞見之
也天下人材固自不乏疆場中外尚可料理即使人材
甚乏疆場甚迫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之臣而用之奈

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孽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
天下之道無他不過正綱紀審法度冰濁揚清舉直錯
枉當于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則陰陽調
風雨時雖有邊疆之警使忠臣孝子鼓勵四方衆志可
戒也凡人遺其親必不利于君壞于家必無成于國語
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綱溢地
之談歎市樂天之說才知脩觀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
之表裏指鳧指鷃說夢描風猶狼狽之歡倚肩俱走無

從施其鞭策又何益于重負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今古
又以經學範圍縉紳家庭小小勃谿尚以法治之而冒
喪教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為不可也

先是道周具二疏其一糾方一藻其一言不當起復陳
新甲為宣大總督二疏總成使班役投會極門班役以
道周方在枚卜不欲上疏乃罵言會極門內監需索銀
八兩窘乏不能應求幾嗣昌入閣黃復具一疏言楊嗣
昌不當奪情入閣繕完又付班役班役見枚卜之事已

畢透將前二疏並投之至七月初五日帝召閣臣來平
臺又名五府六部都通大錦衣衛堂上官吏科等科河
南道等道掌印官協理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來平臺
召對閣臣楊嗣昌以人言未至中使迎趣始到日午宣
入帝常服坐門內輔臣薛國觀劉宇亮傅冠及新輔臣
楊嗣昌程國祥方達年蔡國用范復粹各次第而恩訖
黃道周奏臣註籍未允朝蒙宣召不敢不進曰知道了
召吏部尚書商周祚侍郎董羽宸及戶部署部事右侍

郎許世蓋兵部輔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
命璠等各以該部職掌再四申飭訖召黃道周跪帶曰
朕幼而失學長而無閒時從經筵啟沃中略知一二凡
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天理人欲兩端而已無所為而為
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
損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兩立你三疏不先不後却
在不照用之時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曰聖學淵微非
臣所及若論天人只是義利分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

私之于已事事專為已之私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
國家為心事事在天下國家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是
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為一已之功名爵祿所以
臣自信其初無所為帝曰前月二十八日准起用陳新
甲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曰先時妄推不拘守制者已
知是新甲又嗣昌先薦他所以當日草疏要上至未時
已晚所以不上帝曰三疏皆後時始上何為托于時道
周曰初欲上疏時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

恐涉嫌疑帝曰如今就沒嫌疑麼道周曰臣所奏關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如今不言若後時言之又怕未及所以不得不上前日言路若有言者則臣可以不言臣之有言臣不得已帝曰近來言路大開不拘何人言的當都是聽的原無避諱何為光時不言至簡用之後方言道周曰光時既不可言至簡用後不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言之日且如高官厚爵誰則不樂臣緘默數時亦可叩首升斗為光人誥命後人恩賡臣何苦以自己之

功名為他人之話柄臣所惜者千古之綱常名教臣何
私之有涉帝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揚詔我太祖訓曰
俗儒是古非今好更舞文弄法是此等人又曰且就清
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正叫
做廉不叫做清道周蔡陳夫子大節不可觀夫子所以
說他未是仁帝曰你的說多有牽扯如前云子思子一
生以誠明為本此可是了又云誠出于清仁出于誠不
又隔了一層道周曰人有欲則不誠此誠字都從清來

不消要得誠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即誠
生仁之說凡孝弟最爲實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人
纔能經理天下發生萬理如不孝不弟之人無有根本
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如無根本那有枝葉又蔡云譬如綱常名教禮
義廉恥皆是根本工事若無此根本豈做得事業也蔡
未畢楊嗣昌跪奏綱常二字不可不剖明君為臣綱父
為子綱君臣列在父子之首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

去此違彼故有避色避言之義今之君臣乃一統之君
臣為臣子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先朝楊榮蹇義侍祖
宗三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尊情之舉天下咸
諒之後來臣旅進旅退無事上三四十年之久所以人
不能諒且如成祖尊楊榮蹇義之情而竄給事中丁鉉
世宗尊楊溥之情而罷廖昌臣入京開黃道周品行學
術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
不謂其疏上自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帝曰朕正

要問他此事嗣昌奏人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鄭
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被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
大臣聞言應當退避使人得畢其言漢唐以來故事諫
臣論執政者出聽諫官對仗讀牌文臣雖非言官未有
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帝曰你說了多時
候輔臣姚襄嗣昌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帝曰
卿才猷敏練原為時事多艱屢旨教趣誠非得已這跪
也不為奪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為近日人情各有所為

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別是一般今人邪說直附于聖
經賢傳之中關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奏臣生平耻言
入過關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陶昌角
口亦非體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入心
而已帝曰對君有體運本前邊引綱常後邊全是肆口
激焉道周曰何敢激焉魏徵云臣願為良臣毋為忠臣
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子比之緼狗
孝定不持繼母服采時比之人象此兩句是臣過激幸

遇明主純敢直言帝曰直言豈足潑罵道周曰人臣進
言甚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言綱常名教者
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朝廷之禮義廉恥如臣為
一己之私只用緘默自取富貴何苦與他爭辯也帝曰
你無端污詆大臣又以大題目來說他不得不辯總是
別有所為道周曰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
所不言如為論司則無不可言者臣為侍從論思之臣
與綸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于今

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于君親告于妻子臣二十
躬耕手足胼胝四十夜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有奪情
之事帝曰既如此說又不如鄭鄭是怎麼說道周曰臣
輩棄于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
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鄭帝曰章子是不得于父豈鄭鄭
教母之比你說不如鄭鄭是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未
可因一人之言使主上不知是非之實帝曰陳新甲先
作兵道諂練軍情用之巡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

遣歸今日內外交訐不得不用他你說走邪徑難道楊
嗣昌一薦他就是邪徑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正
則行皆正心邪則行徑皆邪且奪情一事在司馬堂猶
可在內閣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猶可又呼群引類
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
言者亦是臣今日之耻帝曰如今的人有所為就在綱
常名教道周曰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成一人之私
帝曰朕正要再問你鄭鄞五倫盡絕昨日許曦等說他

罪狀甚明不知雜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到無公論這也可恥道周曰人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說鄭鄭不孝不弟依附權臣豈不立致通顯反說不如鄭鄭正是臣無所為宋人慈孝鉅不丁母憂于孝子徐積賜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鄭則恭揚嗣昌非所以救鄭鄭也帝默然道周曰方今獨主敢言之人少執詔面諫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我沈師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正卯當時亦稱聞人五罪有一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于

此道周曰少正邪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之
臣生平自反置心不敢不正亮不敢有私讀夫子書惟
求不得罪于夫子帝曰前以爾偏執稍示裁抑後開操
守隨分賜環即前日那樣暑天勞頓之餘仍成一篇文
字雖不切題才亦可用還要你用你不圖這樣偏矯恣肆
本當掣問念係講官姑着起去候旨道周曰今日臣不
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你
都是虛話一生學問上學得這佞口道周曰臣還將忠

佞二字蔡明夫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的為佞豈
說面諛者為忠乎夫敢爭是非辨邪正者為佞豈不
敢爭是非辨邪正而一味容悅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
邪正亦不明此從古為政之大戒望皇上體察帝曰起
來楊嗣昌曰皇上所論誠是誅愈之法道周亦冒盛名
望求優容帝曰這便是優容了賜瓜果點心各官謝出
後召回聽諭曰今內外交訐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
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別辨是非邪正及

不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
朕之愆尤人心關係國運世道一等機械存心專于黨
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純簡用一大臣百般誣毀若論
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來寇盜易治衣冠之盜却難治
也除以後再有這等立置于重典諸臣各宜洗滌肺腸
消除意見共修職掌共享太平之福諸臣承旨皆起
刑部主事張若麟糾黃道周曰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
憚煩勞召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

為治天下之大本原黨同伐異之隱情拾權納賄之狡
術無不見肺肝直為道破闢邪一議尤為千古之聖帝
名賢所未嘗發端人正士所不能言者也直如日月之
當天妖狐莫遁消沮閉藏之態固已堪憐謂大家洗心
以副特守振拔之明旨何意諸臣之恃眾藐旨造捏奸
言以歸過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一至此極也以
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諭既頒群黨藉藉或擲抄傳之即
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執議通宵聚眾信口譏

誹未已也至有謂召對之日黃道周犯顏批鱗古今未
有而皇上為之理屈者至有謂聖諭洋洋何故亦作對
偶者甚至有謂聖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聖裁者紛
紛攘攘日改日增要使古今未有之好話盡出自道周
之口而凡可以歸過君父者無所不至蓋倡之者飾六
藝以文奸言務在假託道理以把持朝廷而顯行其呼
朋引類之計于是記誦博者附之不博者亦附之甚至
不辭裁奪者墨汁全無者亦附之以為怙權納賄之地

一聞皇上下頂門之針遂大家喊叫謂老魔之赤幟既拔山魃之穢態難藏嚇詭不靈路空無幸遂至潑口橫加毫無顧忌倘不亟示前日已對之語宣錄刊傳與新頒聖諭共為日星之揭則背公死黨實繁有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朋串附勢之史臣徇私載筆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政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為怨望者所埋沒遮掩矣夫病之大者不加瞑眩不能立愈迷之甚者不牽猛索不知回頭伏乞皇上始終

為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速賜施行目今舉國若狂莫
之敢指臣雖備員末秩亦荷皇上生成之恩何忍肆其
兇鋒雷同不言以負清時也于是降道周六級調外用
楊嗣昌奏移張若麟于兵部

綱常大義

七月修撰劉同升疏言臣備員侍從待罪二年每見聖
上至孝永慕廟祀敬誠頒行小學孝經風勵天下聖人
心思上同堯舜臣仰窺淵源宣弘教化竊惟天子所以

為四方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為之維也是為大經原本
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主萬世勿墜是為大權大權
者推乎其經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致孝子有終身
之喪而聖人制三年之禮非過于情之禮而不及情之
禮縱有弗類必無毀制而忌于其親天性然也今臣于
楊嗣昌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者敢昧死為皇上陳之
臣官史官也依阿諛媚以附閹臣則愧良史不負聖明
下負所學日者策試諸臣商用嗣昌良以内外交訐宵

肝焦勞如人亟欲病去雜試諸方以冀一效聖明之用
心亦甚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衰絰在身姓名不祥非
若軍旅可以凶事行之也臣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
人子也良心不沒父死謂何必且哀痛懇惻上告君父
辭免綸靡廢幾喜承聖意曲盡典情夫邦政之權亦非
輕于授地也辭綸靡而掌邦政亦可效于時艱也何乃
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緋安忍叛禮滅親垂之史冊萬
世嗤罵傳之邇徼四方竊笑以謂國家乏人如此大臣

自處如彼以表崇煥之故知用于今日不見皇上之處
崇煥不動聲色而忍奮乾斷乎累自皇上切責委靡而
嗣昌不可以為臣今又一旦忽易墨褻而嗣昌不可以
為子若猶附和黨談絨口全無不惟身以為不可天下
後世皆以臣為不可臣不及遠引古昔近如李賢奪情
人望頓失張居正奪情身名不終夫物未有本實先撥
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豈非志敗氣餒已事之明證哉國
家尚何賴焉當噴居正時抗顏而犯其鋒者先臣羅文

毅倫鄒忠介元標是二臣者初入班行直節報主臣生
二臣之鄉志二臣之學當言不言顏面何施且臣念及
先臣應秋而不禁哽咽沾襟也先臣起家及第五載講
幄四疏納忠爭冊主請冠婚東封終起力排和議後先
忤奸輔申時行趙志昇遂喉群小陷以不測皇考深憐
忠貞皇祖特鑒清操得免身家之厄卒至憂憤而殞伏
遇皇上登極賜謚文節臣一介書生欽蒙皇上特恩親
裁進士第一寵錫隆盛感激涕零父母髮膚竭盡思報

臣之一家皇祖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上所生
成之一身也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欲尸默死任義
之所不敢出也瀝血拜疏冒犯新恭罪無所逃然生死
榮辱皆是致身之地臣亦違恤其私也

扶名教講儲才

七月編修趙士春疏言臣草茅賤儒世受國恩蒙皇上
拔置上第授臣史職二載于茲感恩自勵中夜不遑今
時事多艱人情積玩內外紛擾餉匱兵車豈特一時諸

臣才力不堪馳策或良由功名之計愈工而忠孝之性未至故也惟臣楊嗣昌墨衰滌事稽稽周效荷望上特達之知簡入輪扉使嗣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華之比累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新命天報中樞乃讀其勉承恩命一疏計較于歲月久近之間絕無有宸痛慘怛之念遽倏然服緋到任聖人之言曰食稻衣錦于女安乎臣于是嘆嗣昌之胸無天倫日無清議而患心害理并悖一至此也伏誦聖

祖六諭必先父母皇上初政首開孝經在闕巷猶欲嚴
以人倫豈端揆可先容其掃棄臣又考之祖訓國初陞
六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猶
宰相也景廟之朝于謙孝廟之朝劉大夏情既親切未
嘗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
足致也今使嗣昌而果才也在司馬之堂儘堪報効何
況紙上勅撫無救生民局中致賞坐傷國體棄于封疆
無補豈云歲輔可恭將來義務為重必反謂封疆可却

徒以梯榮之計遂其卸轡之謀既無以責嗣昌之責又
無以作滿朝之忠孝臣于是更有進者仰窺我皇上軫
念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奪情起復者實
由人才缺少之故臣以為天下未嘗無才而皆向來之
大臣不當實心講求之過也也夫無事不講儲才有事
輕言破格終身之職業未見他奇而一日之機緣已蒙
倖進此豈可謂用人無弊之道哉臣謬懷管見不遑詳
舉敢以一二為皇上陳之今時事最急者兵餉屈指中

外但得數人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
其人以聽之本兵則鎮帥道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
理財之人也近來輕視監司而不精求其選計無誤于
此誠得其人以聽之司農則屯藍鼓鑄可核實舉也凡
此數十人者其始莫若胥之大僚之保舉而又非汎然
舉之也宜倣古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詳論之如所謂
廉而辨者理財之選明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
而衆皆曰賢付之中外職掌可也得其人而未敢遽信

其人則但置之班行時賜接見敷奏明試深觀而察察之嘗使所儲之才多于所供之職又安用此衰絰之夫宣勞王事乎于是著令甲永禁奪情綱常名教昭然白日豈非大聖人立法起出尋常萬萬哉臣所謂亟應講儲才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臣新進孤立何敢輕瀆宸聽惟是結髮受書臣父隆美嘗教以臣祖先臣用賢當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茂倫起復臣祖慷慨建言為鄒元標諸臣之倡裁覲赦下腊其敗肉以示子孫臣雖愚

陋敢背家學而忘先訓乎如今者坐視樞臣蒙而入直
綱常掃地而嘯嘯不言是上負堯舜之主而下忝所生
矣有臣如此又安用之冒昧愚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
垂照

風俗蠶凌

八月給事中孫承澤言天下之治亂關乎風俗風俗之
淳漓則以語言為端故有道之世庶人不議農安于耕
士安于庠家庭多孝弟之子十室有忠信之士風俗恬

美而上始不勞而治比至晚季耻敦厚而尚浮澆昧廉讓而事構鬪紛紜糾纏莫可名狀而無如近日私揭及越奏之甚者也閭閻睚眦所爭有幾乃結連訟師聚點多致穢及閨門曖昧之事恨及陰謀不軌之情合當之者羞縮無地榜徨無門或多方以行或為不則到板廣布影聲相吹即今巷陌之口粘連載滿皆奸惡惜以挾誦者也富民懦士負夫節婦不知幾為吞聲矣至于登聞有鼓封敝有司原以通民隱也乃無賴奸棍巧行

其傾陷或陰託為護身如適日劉更榮李春濶等猶曰
自為穴中之閼也甚至市棍而訐御史部民而劾縣官
路將而恭主帥已陞之主簿而扶選司名分倒置綱紀
蕩然從前所未有也總之風波之民易動而難靜初起
不過傾陷在人心漸成則江河在世道臣之所大懼也
伏望皇上嚴賜禁飭有敢仍行私指即同匿名文帖論
有借上疏潛住京師私行要挾者五城御史即為捕治
庶奸究清而善良安風俗淳而綱紀肅矣臣尤有說焉

山書

卷五

五

民生之繁也蓋以地方有司知刑罰而不知教化尚事
功而不尚經術則求民者淺而治民者疎耳民有自然
之良不倡率則不見臣以為社學之制當與聖諭之誦
宜並也蓋社學為蒙養根本形端則表正在地方官禮
聘師儒將歛頌小學日習月課為之措給廩餼時稽勤
惰如近日雖陳道臣張鵬冲以所屬之五鄉頑梗難治
設學教習一時向化亦其明驗也聖諭六言最切日用
之事聖經賢傳悉括于此地方官宜教誨有德鄉紳或

高年儒碩明白詮解廣為開發如往年陳留令韓一良
每于朔望親至伊尹廟集眾講解數年不倦至今陳留
民風淳樸雅不好訟亦其明驗也蓋教化行則刑罰可
措經術正則事功自興如此而風不移俗不易臣不信
也惟此二事雖屢奉明旨鮮有實克舉行者故功教不
彰宜世道人心凌兢若此語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
三代原不易治而治伏留意施行

鹽弊割沒

八月南給事中張炆芳糾史塗曰鹽弊中有割沒一項而塗之贓已踰二十餘萬矣割沒之名何自始舊例鹽每引每包重四百三十斤而秤掣之時包中偶有一二斤者亦不許混帶必割沒入官立法何其精詳搜剔何其嚴密然總以杜私帶之弊非以恣額外之徵也既以割沒充贓罰供巡用之取用而高致舜等索數踰十餘萬而為監臣楊嗣名所糾然亦未至如史塗以代庖之官丰裁之內而巧取至二十餘萬者塗惟垂涎割沒

但利其多不利其少于是早投意旨不用秤掣坐定斤
數每引不下二百斤而盜遂任其夾帶奸商遂恣行細
載故每已必致人力不能扛抬甚而聚多人就地推輦
者有是理手是巧借割沒之名大縱私販之實矣所以
正供愈歉而盜務積弛致國用受訕聖躬積憂堯之罪
可勝誅乎又如納級中書汪之機蔽賁富豪與大奸劉
小二腹心相依私圖私販藉官虐民道路側目史蓋以
巡方重臣正當訪察而反與之迷為賓主秉燭夜遊流

連酣飲乃至出姓侑觴穢褻堪嗤至臨行賍私數十萬扛荷頓其園亭故機之熾蔽愈張而私益興販公私莫忌至今日劉小二始被監掣究而機仍漏網也疏下部行察詞臣楊士聰復列款糾之草史臺職追贓斃

慎重恤典

八月錦衣衛僉書王鵬冲為其祖永光請卹帝曰王永光已削加銜間任王鵬冲何得偕修城甯請

誠訓勲戚

八月諭成臣皇親駙馬之家姻聯帝室祿享天貺金玉
輝煌富貴全備迴視閭閻光景不啻天淵亦云足矣彼
仁人君子當此遭際必小心守分不負國恩厚禮養儉
以保身名真可嘉尚乃有不安分義茂禮棄法或濫交
官府或妄覬朝權甚至縱令積惡游棍魚肉小民收受
無影投獻硬貼告條平白覆占或虛寫文契或擅行銷
榜京中科道瞻徇溺職不肯糾察在外有司畏忌存心
反為護衛聽彼訾訕小民含冤抱恨惟詛謗呼號而已

不知天怒降殃國法罔貸幽則後嗣斷絕顯則身受刑
章人鬼交責即捐心自悔嗟何及矣朕念此已久欲赦
未及茲簡信帙見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雖一書分別
善惡各有報驗其禍福之于善惡也如影隨形真是示
勸戒者特令刷印頒賜凡我戚屬時切省覽勉力為善
亟去惡端盡不干法紀即是尊君不思害人即是積德
倣倣前賢以為後嗣之計仰遵祖訓以貽門祚之安不
出日用尋常之間即獲悠久和平之福在國恩禮無虧

予已身名俱泰何其美也欽哉

又諭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祐曰近以
戚臣不靖特頒書勅戒之念爾三家尤非他比違背違
善注望特敕卽應時集宗族宣揚書勅事理字字誦解
件件責成務使子姓俱成仁讓之風庶藉近戚可為衆
親之倡但泛視教為明違暗背祖朝之制其誰敢私各
宜省察勿辜朕意

嚴禁冒籍

八月諭禮部旨稽原有嚴禁以後有異省改學者俱着
察究

倫常為重

九月河南道成勇疏言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者人為之
維也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為之維也故記曰禮者猶體
也禮不脩君子謂之不成人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
知所以自別于禽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于倫倫莫大
于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于人類者也今天

繩繩瓊牖之子匹夫徒步之人有人焉指之

親則拂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于人類也况僭號東國
之軸四方是維天子是眎者而肯認其名乎臣謂欲避
其名當無其實苟實之有而名是避又從而藉人之口
廟堂即不議之章野得而議之薦紳即不議之庶人得
而議之當時即不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蘭之糾繇可
藉胥吏之斧鉞可藉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
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見嗣昌疏中有仁不

遺親義不後君語反覆辨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然則嗣昌猶知有君親也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臣不敢剿襲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乎嗣昌謂古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也不知嗣昌所行者何古所指者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男一邪說者唐虞三代未聞奪情起復之事姑且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即以宋言之遵禮經而

不起復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
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珙為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為忠
乎嗣昌雖巧文甚辯必不敢以富弼劉珙為非而以宜
中似道為是宜中似道固無所逃于天地先得嗣昌之
所得固然矣不知富弼劉珙當時安所逃乎信如嗣昌
之言是天下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為後
君不為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
類化為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

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之顴嗣昌之安
為附和不讓認為師說而不辭者豈自以一身之去
留係社稷之安危而天下之所無乎將嗣昌之學術天
下無耶嗣昌之經濟天下無耶嗣昌之品望天下無耶
忠孝之道不明無問其學術矣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
警頻告流氛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
經典之訓詞不畏萬世之公是公非不畏無問其品望
矣嗟嗟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既進于子道亦完于臣節

不丟所失者亦大既為今日之賊子而敢于排群議必
作他日之亂臣而敢于變舊章最可異者嗣昌既不知
有親矣又執猶子之誣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
為其父之同籍乎讓行讓坐何此時猶知其親欲廢朝
廷之禮以伸其私情也政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
絕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此臣之所大惑
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隨而不忍默默者臣恃皇上特
恩改置言路是以言責臣也君有責于其臣臣有死于

其言事關綱常倫理不言更有何可言者不識忌諱出
語慙直踴鑊斧鑕臣所願甘

三案謚典

九月刑科給事中李清疏言伏讀所訂記注天語諄諄
舉先師孔子為言夫孔子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瘴
今者謚典一事亦有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焉在皇上
一昭定之臣約略其說厥有三端可使時日之謚核無
稽而瞭于開卷翁于素論者其一為太祖之龍興恭運

也勲名所聚也其一為成祖之龍戰草運也忠義所動也其一為世廟與皇上之龍潛毒霧方濃離明未耀蒙運也鈎黨所起也則所號開國靖難及慘死諸臣三案之謚典所宜急與定者矣以言乎開國時屬草昧于謚多缺當奉太祖之成言以補缺謀略無雙文章第一非御對所以褒陶安乎傳一廖二非御製平蜀頌所以美傅友德廖永忠乎效忠致死每念不忘非聖諭所以悼韓成乎此四臣者均宜有謚若葉居昇以建言殞獄則

一訓導耳丁者郎以喪元執兵作戰鬪狀則一樞密同
知耳謚一訓導而後此直掖樓烏寒蟬寂而仗馬緘者
可愧也謚一同知而後此橫玉珥貂穴中關而脉下伏
者可愧也從茲遞推如章謚馮勝孫炎等不過十餘人
而可以定開國謚典矣以言乎靖難時屬革除于謚尤
疑當奉成祖仁宗之定論以破疑團練子寧若在朕當
用之非成祖追省其謚者乎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平
敵非成祖深惜其才品乎方孝孺輩皆忠臣也非仁宗

重嘉其烈者乎此三臣者均宜首謚至若龔詡之不負
城門一慟一衛卒耳王良黃觀之妻之投水與胡閨女
之毀形不嫁則三弃流耳謚一衛卒而後此改頭換面
身冠裳而心市井者可愧也謚三弃流而後此覆兩翻
雲貌簪纓而身巾幗者可愧也從茲邇雅如鐵鉉陳迪
暴昭三尚書輩不過二十餘人而可以定蹟難謚典矣
若天慘死一案其經諸臣屢陳者近時人耳然以天啟
之末參正德之季則如御史蔣欽指揮張英以及陸震

孟陽何遵等皆諫而死者也合之左光斗萬燝黃尊素等可共作一慘死案蓋強項之徒骨鐵漢之喉肝皆撐持世運一鎖鑰也撩虎牙者固封章可采入犴穴者亦姓名可稽而哀哀未徧何處可尋馬鬣之蘭半難誰人為乞龍章此弔古愴今者所興感于靈簡零編荒烟斷壘而欲代為呼籲也伏乞勅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至于去取予奪一聽上裁異日書之史冊曰崇禎某年謚開國諸臣若而人又謚靖難慘死諸

臣若而人甚盛舉也蓋所舉止十餘年曠典而所括乃
數百年遺業知非明斷並出之皇上固不能定此善與
不善之謚耳若天壽長恃熟而驕耿炳文陳成而老
然前功自不可掩宜予中謚可也胡廣始悖周是修約
而有愧死友繼負解綰子婚而有慚生女亟奪原謚可
也陳瑛蛇吻蝎尾肆釐達干卒無逃于好還徑加惡謚
可也此又推皇上旌善殛惡臨往勸來之書與孔氏春秋並貽
之將皇上旌善殛惡臨往勸來之書與孔氏春秋並貽

垂不朽矣

開採鼓鑄

九月工部左侍郎張慎言疏言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
開採議鼓鑄議屯田議開墾議蓋法者既發言盈庭矣
臣竊以為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日之計當標本
兼治而後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以為經久之
圖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蓋為百年之慮者止可救
目前止圖補苴目前之急嗣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

澤終非本計也。惡字多踰限光以開採鼓鑄言之臣以
為開採鼓鑄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之息亦無補
于得失之數何以言之。速者不具論計三十年前米斗
只百錢耳。且有不及百錢者。近年以來斗小而直踊且
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將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
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若者百里不販粟近所在飢荒
至販粟千里之外何以故。粟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
粟之法而專恃一切開鑄之術。政使金高于斗亦復何

蓋昔人有言使我為治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
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若使千倉萬廩百室盈止米價
仍復先年之舊是一萬金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
況開採未必獲什一之利而種種之害不可勝言矣至
若鼓鑄之言利者雖言鑿鑿可聽然臣以為今日非錢
少之患政錢多之患也試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貴不止
百穀至布帛菽粟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缺者當日
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

之家飽煖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家之產八口之田竭
蹶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為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
致何也蓋穀生則萬物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貨少而
日益貴貨貴而錢日益賤也當年傭者竭一日之力得
錢三十上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且倍于是而不能求
一日之飽推此類其言之則遣兵一日之餉倍于往者
三日而尚不可而國家要得如許金錢而餉之也況兵
之數不可紀極乎極言之在民則不農不農且將為盜

比既為盜又當賞勦餉不可算在兵則日噪噪則且將
逃而叛比既逃而叛往者之餉已不可追而又當有追
捕之費再募之費兵民盡為潢池之弄百姓因而不得
耕而苦于加派征調者又無論矣若使兵不噪民盡歸
農百穀皆生現在之金錢臣以為足用若百姓不農且
迫而為盜雖錢如江河之流臣以為不足且不止于錢
之不足而已記萬歷年京師制錢以錢六百抵銀一兩
今則增至八百文矣且復有奇零而河南山以西有至

一千四五百不寄者此何故則錢多與私鑄之患也今
無法而使錢與貨日多而錢日貴而專講生錢之法政
使就銅山而鑄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奈之何孟軻曰
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
財不可勝用也所謂不可勝用者何物也非珠寶貨幣
也不過菽粟而已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菽粟生則金錢日益
生非真日生也有無相易貴賤相權而相生而遂裕于

流水之原者若菽粟死則金錢亦死非真死也子母不
權本末不相稱恐金錢無單行之理末重而尾不掉勢
固然也

開墾荒田

慎言又言開采鼓鑄臣已言矣至開墾屯田之故臣謹
再議之臣以為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民之棄而
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此皆各有故不求其故而欲驅
軍流殲破之子遺樂而饁婦子于南畝徒使之輟耕太

息而已而漫曰開墾是國未獲之萬一表已成之膏腴
不亦左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
者無觀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驟有訟獄野被之威國
家未必便有賞朽粟紅之效然是庶是穀雖有饑饉必
有豐耳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況于免盜賊之患勤
捕之餉乎至屯之故蓋難之矣前縣丞沈時其言亦持
之有致今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之已久矣若按祖制
而核之不止無屯亦并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

何田在何處即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矣又祖制屯
田膏腴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輝縣
獲嘉潞州之屯則在廣平大名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
右占買亦有平民兩卒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
父子相繼已為永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絕之使之田盡
歸軍治之罪而勤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
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為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
置于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況奉行不善其間追呼

榜校凌虐需索又奸民變亂指非屯為屯又以屯為非
屯方今天下沓沓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勅令諸臣
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于原勅
內添此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該道該道下郡縣一道
即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
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
之長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
贖而盡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贖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

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于民田
之外另置冊籍照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蓋河南山東等
處其徭賦僉馬諸額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
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難差且賦額以輕今或使
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
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餽羊之跡矣
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之事勅令諸臣考求要使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大壞于祖制而又便于軍民兼

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

疏通鹽法

慎言又疏近議鹽法者亦多言繁稱矣然計天下之鹽
法河東不同于長蘆長蘆不同于兩淮兩淮不同于兩
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
不虧者鹽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
者亦有厚利也故商得重資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
也鹽行而課自足非徒嚴刑峻法可使之不虧也故曰

在恤商而已雖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總歸于是猶之
足賦者在盡地之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
得竭其力欲得農之情而竭力在去其農之害蓋法亦
然欲課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策蓋
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即以行蓋之法仍曲詢于
商若何而行若何而可以經久若何而可使私販不禁
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好商積弊但去其太甚
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于流水之源矣蓋蓋商與官

買不同皆據數萬之資以求什一之息重屈恥而惜體
面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凌虐即行重賄以圖苟
免無可奈何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絕之亦止得一
二年之利而其後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所竭澤而漁
者也猶記萬歷末年有袁世振者行之半年新舊之引
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幾倍于曩時其後法既效而世
振悞用群小敗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綱法者臣不
知其詳然淮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振為官乃

設于運使之外今但重運使而慎其選令御史提綱于
上訪世振之法而輕重布之不必再設多官足矣但其
法雖具而不能如世振之善行前法如人何矣若以錢
法行鹽法此必不可行之數也況于揚州設爐三百座
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使刀筆之權不操于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制錢益
鑄而不可使行私錢希滿天下雖取犯者日誅之不能
衰止天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真無事也因其時使

才民因有事若無事耳若禹之行水決汝漢排淮泗豈
曰無事而孟軻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殆因水之
勢而導之但覺其無事故曰法曰政曰利曰禮皆以人
情為主語有之王道以人情為本至哉言乎是在計臣
條畫之也

校賊偽撫

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洪承疇入援合兵五萬先後
出潼關北上流賊曹操聞之謂為勦已也率九營從鄖

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
政乞撫離政為言于文燦文燦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
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于迎恩官署
授操為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既授撫分
屯群賊于房竹保障自言不願受官受餉願為百姓耕
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蠲廉檄汝才解散脅從諸眾蘭
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陽諸邑居民分地錯
壤而居時張獻忠屯穀城汝才與遂為聲援撫治鄖陽

戴東旻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為百姓耕田
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數城屢檄不前其意
將有不可言者然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四面合圍
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臣見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
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實蕩平之機也疏工下部知之
先是兵科都給事中姚思孝論張獻忠必叛疏云天荆
襄天下重地往代爭雄之要區也秦豫蜀交會于斯糧
艘兵餉絡繹于斯近聞楚寇造船百餘沿江而下即使

人心底定訖言繁興尚當選才擇將以重虎豹當關之
勢而降丁未策一戰未建一奇事事懷疑飾詐盤踞恣
驕乃畀以天下要害倚為一方干城此言胡為未哉使
其出于要挾牽制計無復之而不得不應也則其害不
可言矣天下有如是掣肘如是迫脇而尚可幸撫乎伏
乞皇上速諮理臣獻忠曾許四千從軍何至今不受調
遣治臣數月安插何杳無奏聞按臣原開歸農回籍從
征三款何尚無確數併近日情形立限諸臣詳悉星馳

啓奏倘再遲疑蒙混粉飾代請究竟水落石出必有受
其咎者國憲具在哉周何所逃罪勿謂撫事一結無與
吾事也

詞臣改用

十一月編修楊廷麟上圖勝代誅一疏其末云陸贄有
言五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今國有安勢而
事鮮任人如嗣昌經理關永者三年督歸陽和者嘗及
周矣未聞尺寸之利一戰之功也營田可為而不為猛

士可致而不致善事貴人逃責旦夕敵至則引巾幘有
覆耳由此自棄何以責人凡天下之功不成于知而成
于愚愚者之才不生于巧而生于學今人患不能愚故
誠不足以致其明市朝之刑無以使之畏法而死敵即
復不學致恥不足振其勇四郊之辱無以使之因敗而
為功師之上六既濟之六三聖人戒之曰小人勿用今
大敵未克出險用眾陛下以安危所在付之二三庸人
之手可為寒心昔諸葛武侯之言曰集眾思廣忠益自

古聖人必稽人謀伏望陛下毅然內斷于志先治其內
以治其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三捷之章豈曰
乏人乎既入改廷麟為兵部主事赴宣大總督盧象昇
軍前督畫未幾象昇遇大兵于貴莊死之

請行欽卹

五月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跪言臣當受事方始因思以
職掌為報稱有死刑獄蓋天下之道惟禮樂兵刑如刑
失其宜名為兵端雖禮樂之中和無以布優優之政故

古聖明矣不愜重刑獄或曰折獄 刑或曰議獄緩死

寃之嚴之使天下頌好生之德而惕雷霆之威非取必
于姑卹也如服其心殺之而不怨書曰五刑五虐哉言
貴當也邇來人窮物競易與為非往往自擇法網而大
小臣工咸不自愆慎孤負聖恩間竊一二于法以明朝
廷之憲典其在乾剛獨攬臣民誰不感激而惕息哉臣
去年留考在京見皇上清理之詔一頒一時得釋者千
餘人路傳巷語以為聖朝第一美政不特此也出學臣

表維成于法而謗書不能誣人矣寬刑臣鄭三俊道臣
曾櫻于私寓而不以一事沒其生平矣即令堯舜復起
不能有加臣仰體皇上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法不
得已而用之也凡司刑諸臣或拘于文法輕重不得其
所麗而望上以大明照之賜之駁難以求其當獨是明
罰勅法之人心也而諸臣或妄相揣摩過于疑畏以是
有輕歲累旬不敢即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
寃故臣曰臣子不善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圖

靡之中竊繫將滿其中豈無冤抑實干天和伏乞皇上
憫此愚臣引開一面立勅再為清理其徒流各罪速令
遣斷其人命非下手奸盜非原贓務令真偽立分則所
生全又不知凡幾矣至于逮繫各臣其事各有本末其
罪各有應得決宜早令訊結勿令有應得之罪而不即
定其案致有可矜之情而反不盡為解網也是留獄也
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其正臣下之章朝上而聖斷
夕報可也即臣工果有真知灼見為當而非私徇非以

臆決即皇上以為不可而再三補牘聖明而必不以為
嗜聒也虛公而執者臣子之道也威克厥愛者聖明如
天之仁也寧有成心于其間哉臣見邇因星變致勞皇
工素衣避殿實修省則清理刑獄實研災之大端也
臣在刑言刑直據所見伏惟皇上採酌施行按此條當
補入四月
并聽新
政條下